

民國史料叢刊

834

張研 孫燕京 主編

史地・地理

山東問題彙刊（上、下）<二>

 大象出版社

民國史料叢刊
834

張研 孫燕京 主編

史地·地理

山東問題彙刊（上、下）
八二V

 大象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民國史料叢刊／張研 孫燕京 主編

—鄭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09.2

ISBN 978-7-5347-5439-5

I. 民… II. 張… III. 中國—近代史—史料—民國

IV. K258.06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(2009) 第022264號

民國史料叢刊

張研 孫燕京 主編

史地·地理

總策劃 耿相新

責任編輯 楊吉哲 王莉娜

封面設計 劉冬王

出版 大象出版社 (鄭州市經七路25號 郵政編碼 450002)

網址 www.daxiang.cn

發行 大象出版社總發行部 電話：0371-63863551

印刷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

版次 2009年8月第一版 2009年8月第一次印刷

開本 890 × 1240 1/32

印張 10.375

總定價 180000.00元

若發現印、裝質量問題，影響閱讀，請與承印廠聯系調換。

印廠地址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運成街甲6號

郵政編碼 100176 電話 (010) 67889166

巴黎和會與中日問題

中日問題，何故提出於巴黎和會乎。中日兄弟之國也，兄弟之事，何故不能自了，而至於請求巴黎和會之公斷乎。日本何故於中國參戰以前，處心積慮，惟恐中國之參戰，及其參戰之後，又處心積慮，惟恐中國於和會席上有發言之權乎。日本何故一聞在和會席上發言，即老羞成怒，對於中國，爲恫嚇脅迫之行動乎。中國何故於和會席上，聞於中日問題，痛心疾首而道之，有及汝偕亡之戚乎。日本爲五大強國之一，其於和會席上，足以抑中國而有餘，然何故於山東問題決定之後，於中國抗不簽字於和約之後，不獨中國受其痛苦，抑且世界動其公憤，各國輿論，皆爲中國鳴其不平，而美國上院且以全力攻擊和約中國於山東問題之規定乎。歐戰以日，來本對於中國，以暴力與詐術，所締結之種種條約及換文，自以爲爲所欲爲，莫之疵瑕矣，然何故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公然宣言，不承認一九一五年五月之二十一條，及一九一八年九月之各種換文乎，此中關係複雜情緒萬端，欲語其詳，（一）宜知歐戰以前之中日關係，（二）宜知歐戰以後中國中立時代之中日關係，（三）宜知歐戰以後中國參戰時代之中日關係，請次第論之如下。

第一 歐戰以前之中日關係

中國自交通以來，受各國軍國主義之壓迫，儼然不可終日。而其壓迫最甚，賤削最深，爲中國腹心之患者，莫如日本。日本嘗掠取中國之藩屬琉球，又掠取中國之藩屬朝鮮。嘗勒索二萬萬賠款。嘗割據中國，

之遼東半島、臺灣全島、澎湖列島。當橫行於東三省及內外蒙古。當以其勢力深入於中國之各地。日夜希冀中國有變，其挺戈而前也必最先，其大掠而歸也必獨豐。不事惟是，政治上之宵小，軍事上之偵謀，密布於中國之內，專以挑撥離間爲事，務求中國無一日之安枕，然後快於其心。彼日本對於中國何爲而出此乎？其在侵略派之口，則曰兼弱攻昧，取亂侮亡，質直其辭，吾人固熟聞之。其在和平派之口，則又有說，吾人亦曾熟聞之。其言曰，「自歐勢之東漸，日本與中國，同岌岌然有覆亡之憂。日本亦既舉國一致，臥薪嘗膽，以求自強矣。對於中國，亦不勝輔車相依，唇亡齒寒之感。使中國而亦發憤爲雄者，則互相提攜，以當屏藩東亞之大任，同舟遇風，胡越猶相救，況於同種同文之邦乎。無如此老大帝國，既驕且惰，情見勢絀。安南緬甸，拱手讓人，而俄羅斯者，懷囊括四海之志，并吞八荒之心。方由西伯利亞鐵路南下，席捲蒙古滿洲朝鮮，以西併中國，東蹴日本。當此之時，日本後起而孤立，西望中原，寤寐沈沈，孰可與攜手，以當此大難者。既協力之無望，則不得不以獨力爲之。其最近防禦線，則朝鮮與遼東也。不恤與中國一戰，以取之於掌握之中。而俄德法三國之干涉，已如風而至。隱忍退讓，椎心切骨，以爲十年之生聚教訓，孤注一擲，僅乃勝俄。朝鮮與遼東，始得復爲日本之最近防禦線。凡此所爲，豈有他哉。爲日本之生存計，爲東亞之屏藩計，不得不然也。」嗚呼，吾人之聞此言，惟有俛首。彼日本何爲而能自強如此乎？我中國何爲而甘於積弱如彼乎？吾人尙有何說。然凡此云云，曰爲日本生存計，則或然矣。曰爲東亞屏藩計，何其遠也。東亞諸國，苟無日本爲之屏藩，琉球何至夷而爲冲繩縣，朝鮮何至降而爲被保護國，以至於

亡國。即日不亡於日本，亦亡於俄羅斯。夫亡於日本，與亡於俄羅斯，有以異乎。即如中國之遼東，嘗受俄羅斯之蹂躪，中國人之所刻骨不忘者也。然而日本之蹂躪遼東，以視俄羅斯，且什百千萬倍。中國於斯二者，將何所擇乎。然則東亞諸國，移對於俄羅斯敵愾同仇之心，以對於日本，事之必然者也。日本曰，爲日本生存計。俄羅斯亦曰，爲俄羅斯生存計。俄羅斯爲其生存，不恤以東亞諸國之生存，供其犧牲。日本爲其生存，亦不恤以東亞諸國之生存，供其犧牲。同是人類共存主義之敵而已。

是故和平派所云云，不但不能誘起東亞諸國之同情，且將移其對俄羅斯之心以對日本。倂而揣之矣。東亞諸國，對於日本之心，既已如此，日本對之其又何如。彼於琉球朝鮮，草薙禽獮，不遺餘力，必不使死灰有復燃之望。對於臺灣全島澎湖列島，吸精吮血，惟日不足。對於遼東滿洲內蒙，得寸則寸，得尺則尺，其旁若無人之態，有如病狂。其對於中國，誠如盧蒲癸所言，譬之於禽獸，將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者。惟吾人對於日本之貪得無厭，有不能不歎然者。一則中國之內，民氣尙烈，抵抗力尙強，必不以四萬萬人供其一飽也。二則各國之間，爲勢力平均之故，持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主義，有以杜絕其侵略之野心也。自甲午一役，日本對於中國，而割瓜分之局。於是數年之內，各省之勢力範圍，以次畫定。沿海之港口，以次租借，呼嘯之勢，將使神州無一片乾淨之土。迨至美國倡保全領土之議，始爲之歛息。日俄戰役之後，日本不能乘戰勝之餘，以并吞中國者，職是之故。此日本國民所歎息痛恨，而莫可如何者也。

夫日本之必欲并吞中國，果如和平派所云，爲日本生存計，不得不爾耶。信如是，則均勢不破，日本終不

得并吞中國即終不得生存。即使均勢而破，而力能并吞中國者不止一日本。從前日本對於俄羅斯之南下，猶兢兢然必以遼東朝鮮爲最近防禦線，瓜分之後，其最近防禦線，縱橫皆是。不待測而後知也，其果可以是以而維持其生存耶。否耶。然則并吞中國，固中國之禍，而亦未必即日本之福也。是故日本爲其生存計，不可不於并吞中國之外，別求其方法。和平派所謂「中國而能自強者，日本當與之提攜，」殆近之矣。夫人類爭存，以利害相反之故，而其共存，即由利害相同之故。淺識者流，每以爲中國日本，大小懸殊，中國而能自強，日本將無容足之地。此其持論，似中日利害相反，無可共存。誠可謂大謬不然者。第一，中國四千年之歷史，祇有對於他國之侵略，而爲抵抗，無對於他國而爲侵略，實不失爲國際之良友。第二，四五十年來，日本已先中國而進步，以中國之地大物博，苟與之提攜，則關於國民之經濟，可依兩利的方法，而得無窮之增益。由此二者，中日之利害相同，燦然甚明。固有共存之條件，而無爭存之原因也。曠觀歷史，凡人類之結合，皆由近而及遠，由親而及疎。故始於家族之結合，繼之以部族之結合，繼之以民族之結合，又繼之以人種之結合，然後乃有世界人類之結合。方今黃種之國，存者幾何。本可立於共存之域，何必強而納之於爭存之域乎。夫中國若不能自強，必無由與日本共存，此義爲吾人所深喻。然而於中國發憤自強之際，日本對之其將何如。其將助之進步耶。抑將聽其自起自滅，而無容心於其間耶。抑將從而齟齬之，使不得進，既進復退，以返於積弱，而罹於滅亡之運耶。使日本而出於第一之途，固中國所深感。即使出於第二之途，猶中國所深望。無如證以數十年來之已事，日本舍爲封豕長蛇，以

相溶食之外，更爲含沙射影，以相中傷。其在滿洲末造，則蠱惑而播弄之，使之醉生夢死，以奄然待盡。其在民國初造，則惡其偏強，嫉其進步，遣奸人堅子，與其敗類，陰相勾結，而政府親爲操縱於其間，務使之連年大亂，民不聊生而後已。然則日本之出於第三之途，可無疑也。於一面，則曰：『使中國而能自強，日本當與之提攜。』於一面，則務使之遠於自強之途，以至於萬劫而不復。何其心之毒而言之甘也。彼於此時，雖不能遂其并吞之欲，然乘人擾攘之際，朝染一指，夕嘗一櫛，則固甘之如飴，樂且未央。日本之生存，且非所恤。所謂世界和平，所謂人類共存，直等之癡人說夢而已。

第二 歐戰以後中國中立時代之中日關係

如上所述，以列國維持勢力平均之故，日本不能逞其并吞中國之野心。此時中國之情狀，與日本之情狀，蓋有其可痛可憤者。中國之情狀，恰如繩纒其頸，不於其繩偶鬆之際，引刀斷之，而顧冥然以求一時之睡息。日本之情狀，恰如手方引繩，倉猝爲人所持，不能遂其操縱。嗚呼，此等情狀，直一剎耶間耳。歐戰既起，而中國與日本，皆一變其面目。

當歐戰之起也，吾人料日本之行動，以爲不出二策。

(一) 日本直放棄其英日同盟，而與德國締結同盟。出其海軍，略定南洋羣島，襲印度而據之，進而至地中海，以與德之海軍爲聲援。其時美國軍事準備，猶未完成，不足以議其後。英國既困於德，復迫於日，勢必不支。如是，則日本與德，中分天下，德霸於西，日霸於東，軍國主義，如日中天，而中國之處其囊底。

所不待言也。然日本所以不敢出此者，則亦有故。一由於膽氣之未壯，二由於料事之未明也。日俄戰爭之際，日本舉國一致，有死之心，無生之氣，故能一戰而勝。至於歐戰，則日本萬死不顧一生之氣，已不復存在矣。敵國外患，無足以擾其心胸。而各國所不暇顧及之權利，則俯拾皆是。勢緩則意懈，利動則智昏，何能爲此遠謀乎。且歐戰之始，合協商國以敵德，德之連勝，與協商國之屢挫，固日本所未及料也。設使最後之勝利，屬於協商國，則日本雖跳梁於一時，終匍伏於他日，此亦有所憚而不敢爲者。

(二)日本藉英日同盟之名義，以與德國宣戰。然而宣戰之程度，以攘奪權利爲限，而竭盡義務，則不與焉。如此，則不甚費力，而德國在東方所遺之權利，已納之囊中。且對於中國，又可肆其鯨吞，而莫之或梗。他日協商國而勝者，日本亦與有榮焉，即使怒其吞噬過度，終不能哇而出之。他日協商國而敗者，則勢力墜地，其在東方之遺產，當然日本爲之承受。德方新勝，經營歐洲，日不暇給，寧能顧盼及之。於此之時，日本可以安坐而囊括南洋羣島，以及印度、中國，亦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所謂果熟蒂落，不必冒險以求，亦不必辛苦而後獲也。持以與第一策較，用力少而成功多，宜日本行之而了無愧怍。

日本之行第二策也，至爲亘測。彼既按兵觀望，始終不以一師一旅，參戰於歐洲之前敵。非德所甚憾，而正協商國所甚憚也。不寧惟是，且時時以將與德攜手之消息，恐嚇協商國，俾不敢嘗議其所爲。其手段之詭譎，已歎觀止矣。據近日所發見，則日本於此之時，尤有所謂日德密約日俄密約者。其密約之內容，固對於中國而行侵略，亦對於英國而行危害。所以待其同盟者，陰謀詭計，至於如此。其國際上之罪惡，

實出吾人意料之外。日德密約日本外交當局極言其無有。而日俄密約則俄羅斯革命政府所宣布，世界所傳觀。日本亦惟有於叱咤怒言之聲中，恬然受之而已。

夫歐戰之時，日本舍前述（一）（二）兩策之外，果別無他策，以謀發展耶？日本自開國以來，竭全國之力，以從事於軍備，曰爲國防計，不得不然。歐戰既起，形勢大變，東陲晏然，無外侮之足憂。其將於此之時，於內治整頓，民生休養，加之意歟。不然，亦將藉千載一時之機會，發展工商業於海外歟。其在前者，則凡力征經營之國，例不恤其民之困苦。故雖以俄羅斯革命之憂，伏於蕭牆之內，猶必汲汲以勤遠略。況於日本之屢勝而驕者，其在後者，雖所獲不厭其多，然日本夙以德意志爲模範，自命軍國主義之驕子，終覺交易之所獲，不如攘奪之所獲，爲有光榮。且以爲交易攘奪，二者固可以並行也。故雖不出於第一策，終出於第二策。且欲以第二策之進行，收第一策之實效。

惟其如是，故最先受其害者，即爲中國。今舉歐戰以後，中國中立時代，日本加於中國之損害，如左。

（一）日本在膠洲及山東之暴行

歐戰之始，德國侵犯比利時中立，比利時拒之。世界各國，無不疾德國之橫暴，斥爲國際公法之罪人。德國失敗之最大原因，即在於此。巴黎和議時代，堅持懲治罪魁之議，卒定於條約，其最大原因，亦即在於此。然同時日本之對於中國，侵犯中立，中國不之抗，世界不之問，不可謂非怪事也。日本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，向德宣戰之後，遂有與英國軍隊，會攻青島之計畫。英國軍隊，在德國租借地以內之勞

山灣登陸。而日本軍隊，則擇龍口爲登陸之處。夫龍口在山東北部海濱，南距青島一百五十英里，完全中國之領地也。日本軍隊，於此登陸，橫貫山東半島，以達膠洲灣。軍行所過，中國之城鎮，則占據之。中國之郵便機關電報機關則收管之。流行徵發，騷擾居民。使中國之領土以內，忽遇異國軍隊之蹂躪。使中國之中立，完全毀棄。夫中國於日德宣戰之後，亦已自覺參戰之必要，而有所表示矣。然日本則竭力以阻止之。而中國政府無人，亦遂廢然而止。此誠中國之遺憾也。顧日本於一方，阻止中國之參戰於一方，又破中國之中立，則又何耶。蓋不阻止中國之參戰，則青島不能據爲己有。不破壞中國之中立，則不能肆意於山東。協商國方面，以維持公理擁護公法自居而有蹂躪公法之日本，則於其間，豈惟中國不能維持中立，有莫大之玷辱。於協商國，亦有污點矣。

吾人嘗謂，日本之在東三省，其蹂躪之程度，較俄羅斯爲酷。今茲日本之在山東，其蹂躪之程度，亦較德意志爲酷。試以德國占領膠州灣時代，與日本占領膠州灣時代比較論之。

〔一〕德國之政治權，祇行使於膠州灣租借地範圍之內，而日本則設民政署於膠州灣內，復設民政分署於坊子、張店、濟南。不知日本據何理，由乃敢施行民政於中國領土以內。

〔二〕德國之軍事權，不能出於膠州灣租借地範圍之外。按一千九百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德所訂膠濟鐵路章程，第十六款有云：「倘在百里環界外，有須兵保護鐵路之處，由山東巡撫派兵前往，不准派用外國兵隊。」其第二十六款，亦有同類之規定。山東華德煤礦公司章程第十款，規定亦同。間有一

次，德國軍隊，派往高密膠州二處屯駐，在租借地以外，百里環界以內，旋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訂立中德膠高撤兵善後條款，德國旋即撤兵，而日本則軍隊縱橫於膠濟鐵路沿綫，佔據車驛，侵及內地。據民國八年三月十七日山東督軍所報告者如下：一、膠濟全綫，日本守備隊，共四營，附機關鎗隊一連。由濟南至張店博山，分駐一營，營部在濟南。由張店至坊子，分駐一營，營部在坊子。由坊子至膠縣，分駐一營，營部在高密。由膠至青島，分駐一營，營部在青島。據此報告，則日本軍隊橫行於山東之腹地，誰能忍之。

(三)德國之警察權亦不能出於膠州灣租借地範圍之外。不但租借地外之膠濟鐵路沿綫，純由中國警察保護。據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之中德膠高撤兵善後條款所規定者，則德國承認百里環界以內，中國之鐵路警察權，與環界以外之鐵路無異。並承認中國有施行山東省警察章程於環界以內之權。故中國得於膠州設立警察署，以接管環界內鐵路警察事務。而日本則於民國七年九月二十四日，其外務大臣後藤新平，與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，有一種之換文，規定膠濟鐵路巡警隊本部及樞要驛並巡警養成所內，應聘用日本人。

觀上三者，中國所失，不止膠州灣一隅而已，不止膠濟鐵路而已。山東之政治權軍事權警察權，亦并失之，其危急存亡之程度爲何如。其他日本之在山東，橫暴無忌，擅理中國人詞訟，擅收中國人賦稅，佔據膠濟鐵路附近之礦產，收管青島之中國海關，凡此種種，擢其髮不足以數其罪也。

(二) 日本二十一條款之要求

日本之在山東，種種暴行，自知爲寇盜之行爲，不可不藉條約之力，以爲保障，故於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，遂悍然對於中國，提出要求。其內容分五號。第一號，即關於山東者。第二號，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者。第三號，關於漢冶萍公司者。第四號，關於沿海港灣及島嶼不割讓者。第五號，則政治財政軍事警察等，幾於無所不包。延至五月七日，遂以最後通牒，脅迫中國。除第五號，委於日後協商外，皆一致承諾之。

由於此二十一條，中國之損失與危害，無可計量。中國人民，以五月七日，爲國恥紀念日。切膚之痛，刻骨之恨，沒世難忘，無多言之必要。惟吾人不能不憶及日本所謂和平派者，其論日本之經營朝鮮遼東，固曰以此爲對於俄羅斯之最近防禦線也。今之經營山東，對於何國以爲防禦乎？舍侵略二字外，尙有如何之解釋乎？猶欲持和平之論調，親善之面目，以欺人乎？

歐戰以後，中國中立時代，對於世界，固無罪也。對於日本，亦無罪也。中日之間，非有戰爭之發生，非有戰爭之經過。而中國對於日本，所受損害，乃甚於戰敗國之犧牲。中國人雖善忘，其能於此而忘之，而於二十一條交涉之際，尤有一秘事焉，使中國不僅受物質上之損失，且受精神上之損失。不僅受外交上之危險，且受內政上之危險，此不可不爲天下告也。一月十八日，日本駐京公使日置益，面交要求條款於袁世凱也。乘間言曰：「我日本政府及國民，皆以爲大總統向來排日，今將以此視大總統對於日本之

誠意。如能有以慰日本之望，日本盼望大總統之高陞，一袁世凱聞之始而愕然，繼而決然，帝制之念由此益決。然及袁世凱帝制將成，日本公使又聯同協商國公使，對於袁世凱之帝制，加以阻止。世以爲日本屈於協商國之公意，故爲此出爾反爾也。殊不知日本之用心，固別有在。諺有之曰：「過河拆橋。」夫過河之後，而始拆橋，亦可謂忠厚之主矣。日本之手段，則過河未半，即已拆橋，蓋以爲不如是，不足以激起中國之大亂也。日本意中，直以袁世凱爲玩物，袁世凱目中，直以日本爲欺人。吾前所謂「日本這奸人，豎子與中國之敗類陰相勾結，而政府親爲操縱於其間」者，其證據如此。雖然，不如是，則袁世凱之罪惡，未至貫盈，其顛覆也，必不如是之易。塞翁失馬，安知非福，告人於此，惟有感謝日本之好意。

第三 歐戰以後中國參戰時代之中日關係

自歐戰以後，中國已有參戰之動議，而日本則竭力以阻遏之。其後屢動議，屢爲日本所阻遏，日本所以阻遏之故，不外下述數端。一曰日本以東亞主人，自任不欲於日本之外，尙有其他之獨立國，可以自由行動也。二曰日本欲使中國處其肘腋之下，不令其生對外關係也。三曰日本慮中國以參戰之故，他日將於和會有發言權，不利於其在山東之種種無道之行爲也。中國以力屈之故，隱忍而遷就。至民國六年二月，美國對德絕交，中國遂無所顧忌，而毅然以從美國之後，以至於參戰。夫中國所以參戰之理由，可約言如左。

(一)對於德國之軍國主義，不可不有以抵抗之。軍國主義爲患於世界久矣，爲之代表，厥爲德國，其餘

各國之軍國主義，非模倣之，即附麗之，否亦被迫而出此者也。故德國之軍國主義破，而一切之軍國主義已壞其基礎，此凡爲人類所當致力者。

(二)難者曰：美國對德絕交之際，正德國軍勢方張之時，德既新定羅馬尼亞又施行無限制潛水艇政策，以困英國，其前途未有艾也。中國於此不自量度，橫挑強敵，德國而終勝者，能無滅亡之懼乎？應之曰：吾人於此有至大之覺悟焉，即德國而終勝者，中國即使中立，不免於滅亡，是也。此其理由前已言之。日本之日夕觀望，即在待德之勝，協約國之敗，得以肆志於中國也。德國而終勝者，中立亦亡，參戰亦亡。孰如參戰猶有救亡之希望乎？

(三)難者又曰：設使德國而終敗者，中國以參戰之故，於和議席上有發言權，其必議及山東問題矣，日本寧不知之？寧不知之而豫爲之所？故中國之爲此必於無效，徒挑日本之怒，而史施其不測之威，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。應之曰：中國中立時代嘗有一度挑日本之怒乎？日本在山東之暴行，與二十一條款之要求，果因中國挑日本之怒而後出此乎？德國而終勝者，中國對於日本，雖小心恭謹，固無所逃死。反之德國而敗，則強權破滅，公理萌芽，中國之所主張，祇在損失之回復，非有所取於日本，何由挑日本之怒？即挑其怒，亦何傷者？

如上所述，爲世界利害計，爲中國利害計，對德絕交，以至宣戰，無可非難者。雖然，吾人於此，不能不抱無涯之痛也。莊子有言，不脩乎之藥，或以病，或不免於糾辭，夫糾辭統特用之小焉者而已，固未至於無

用。即使無用，固未至於有害也。干將莫邪，不以之自衛，而以之自戕。高城深池，不以之自固，而以之自囚。其大愚不靈耶？抑喪心病狂耶？中國政府對德絕交，曾無幾時，即有與日本秘密締結軍械同盟之事。爲英文京報所舉發，坐是之故，黑幕驟揭，主筆被捕。由是而議院對於政府不能信任。由是而政治上之風潮掀天而至。督軍團之叛逆，武人政治之繼續不絕，益使軍國主義張其毒焰。而吾前所謂「日本遺毒人豎子與中國之敗類陰相勾結而政府親爲操縱於其間」者，至此而盛極於一時。於是參戰之目的完全消失。不僅消失，且對於原來之目的，倒戈以相向。噫，悠悠蒼天，謂之何哉。

對德宣戰之後，北京之非法政府所持之決心，曰「宣而不戰」。曰「對外宣而不戰，對內戰而不宣」。而所以行此決心之手段，曰「賣國」。故對德宣戰之後，北京之非法政府，吾人無以名之，名之曰賣國政府。今揭賣國政府與日本所締結之買賣條約如左。

(一) 關於山東者

爲山東之存亡安危所繫者，不僅在膠州灣租借地，而尤在膠濟鐵路。此人所能知者也。而民國七年九月二十四日，日本外務大臣後藤新平致中國駐日本公使章宗祥文所聲明者，如左。

- (一) 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，除濟南留一部隊外，全部均調集於青島。
- (二) 膠濟鐵路之警備，可由中國政府組成巡警隊任之。
- (三) 右列巡警隊之經費，由膠濟鐵路提供相當之金額充之。

(四)右列巡警隊本部及樞要驛車巡警養成所內，應聘用日本人。

(五)膠濟鐵路從業員中，應採用中國人。

(六)膠濟所屬確證以後，歸中日兩國合辦經營。

(七)現在施行之民政，撤廢之。

而章宗祥復文，附以「欣然同意」四字，依此換文，中國之損害如下。

(一)確定留日本軍隊於濟南，濟南非他，山東省城所在地也。噫山東之亡，不絕如縷。

(二)確定警察聘用日本人。

(三)中國膠濟鐵路章程，本有中國國家可以收回之規定，而今則確證以後，歸中日兩國合辦經營。

(四)民政撤廢不定期限。

而尤喪心病狂者，在「欣然同意」四字。二十一條之承諾，以最後通牒之故，猶可謂為由於強迫也。今此換文較二十一條中關於山東之規定者，更為苛酷而欣然同意焉。不惟使日本在山東之地位，益以確定。且使國民雖有爭同山東之決心，無從著手。

膠濟鐵路如此規定，已足以斷送山東而有餘。然而賣國政府猶以為未足。於民國七年九月二十四日，駐日公使章宗祥致日本外務大臣後藤新平文有曰，「中國決定向日本國資本家借款，速行建築左列各地點間之鐵路，